

被饭圈伤害的饭圈女孩



17岁那年,赵萌因为追星,被骗走近20万元。她吞了半瓶安眠药,试图自杀。赵萌后来在一段视频里看到过那个骗子,是她一起追星的朋友。那个人穿着花棉袄,坐在看守所的铁栅栏后面,当她对办案人员提起赵萌,形容的是“蛮好骗的”。

“饭”是英文“fan”的音译。饭圈指娱乐业粉丝组成的圈子,一些明星为追求流量,通过互联网平台、商业炒作,诱导粉丝疯狂追星模仿,导致粉丝中模糊身份认同者有之,散尽家财者有之。本文是记者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采访时得知的三个关于“饭圈女孩”的故事。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,当事人身份信息及事发地均做了模糊化处理。

买明星见面会名额损失近20万元

赵萌是一名典型的饭圈女孩,从小就追星,所有假期都用在追星上。父母离婚后,她跟着母亲生活。在母亲眼里,赵萌非常喜欢明星,“为了看明星,小时候离家出走过两次”。

她曾经乘飞机从上海到韩国看偶像团体BIGBANG的演出,又紧随他们的航班从韩国追到香港。

2016年,赵萌第一次知道有种音乐专辑叫“不运回”。这是一类被国内粉丝催热的“非正常音乐专辑”。“买的确实是实体音乐专辑,但专辑不运回国内、不用发货,粉丝花这个钱,单纯为了给偶像冲唱片销量。”赵萌说,这并非潜规则,在购买专辑时有一个选项标着“不运回”。

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,赵萌花了5万多元用于追星。她认为,这在当时的饭圈仅算中下水平。

在饭圈“鄙视链”上,线下追星的群体往往瞧不上线上追星的;早追星的人往往看不上近年开始追星的。

“追线上就是键盘侠,在家动手。线下是真金白银的投入。”赵萌解释,“线上粉丝就幼稚一点,小孩子比较多,更容易被操纵。”

赵萌觉得,早期的饭圈环境相对“纯粹”。她13岁那年曾离家出走走到南京看演唱会——如今她已忘记那是谁的演出。她当时身上只有100元,一个在饭圈认识的姐姐给她凑了200元买门票,并带她到酒店拼房住宿。

“拼房”是指家庭条件一般的饭圈女孩到某个城市看演出,或在明星下榻的豪华酒店蹲守偶像时,几个人出钱开一间房合租,节约成本。

2017年,在一场有很多艺人出席的奢侈品品牌活动上,赵萌认识了吴思雨。

看到吴思雨举着单反相机拍明星,赵萌一开始以为她是“站姐”。这是饭圈中职业化的群体,拍图、发图、卖图,经营“站子”。“站子”指的是粉丝自发在微博、论坛、网站上针对某一明星或偶像团体运营的公开账号或平台。一些学生粉丝称她们为“站姐大大”,一旦有偶像的新图放出,粉丝经常会发表“站姐大大好厉害”“大大好会拍”的留言。

赵萌加了吴思雨的微信后有点失望。吴思雨并不是“站姐”,她的相机是交了3万元押金租的。两人追的明星也不同,当时赵萌追艺人王俊凯,吴思雨追艺人张一山。“张一山的所有活动她都追,看起来经济上也蛮有实力。”

吴思雨还告诉赵萌,她上过张一山参加的节目,张一山还跟她打过招呼。这些追星经历,增加了赵萌对吴思雨的信任感。

她们曾一起在明星入住的酒店拼房,一起挤在黄牛的车里“跟车”。“跟车”是追星的形式之一。

吴思雨最早在机场和成群结队的粉丝围着偶像拍照、呼喊,看到偶像乘车离开时,“许多粉丝一下就钻进几辆面包车”。

司机朝她喊“你上不上车”,吴思雨莫名其妙上了车。面包车一路尾随明星车辆,去下一个活动现场或住地,每人车费有时100元,有时200元。

吴思雨发现,可以介绍粉丝跟车挣外快。每次组团跟车后,司机给她80元到100元的红包。这样,手头拮据的她能以“饭”养“饭”。

这是当时赵萌没看到的吴思雨的另一面。

吴思雨老家在农村,初中二年级时辍学务农,17岁到广州打工。她对办案的检察官说,在追星时“找到了一些安慰、一些寄托”。

2016年,吴思雨到了上海,没找到工作,也没找到住处,晚上就在商场找个角落睡觉。她曾在一家快捷酒店打工,但她对赵萌等饭圈朋友称,自己长期住在那家酒店。

“她平时靠倒卖明星见面会门票和媒体名额赚差价。”赵萌说。吴思雨在追星时结识了一些人,赵萌也从她那里买过两次黄牛票。

2017年8月,吴思雨看到赵萌在微信朋友圈求购王俊凯的北京生日会入场名额,自称“有媒体关系能买到这个名额”。

明星见面会不同于商业演唱会,一般不对外售票,通过粉丝抽奖、活动应援或提供给代言品牌商等形式组织人员参加,并邀请媒体参会

报道,粉丝或媒体人有时会会将手中的名额转卖。“名额是没有定价的,就看双方意愿了。”赵萌解释。

当得知有渠道可以买到入场名额时,王俊凯的一些粉丝也陆续请赵萌帮忙购买。

随着生日会临近,吴思雨开出的价码不断提高,从1000元到1万元不等。2017年8月23日至9月22日,赵萌共向吴思雨转账30多次,总额近20万元。

王俊凯的生日会举行那天,这些通过吴思雨购买入场名额的粉丝均无法入场。“这种名额没有任何凭证或担保,就是将粉丝信息报给吴思雨,她称进场时核对好身份信息就能入场。一般名额都是这样操作。”赵萌说。她当时联系不上吴思雨,报了警。

警方在这年11月将在首都国际机场追星的吴思雨抓获。她几乎花光了骗来的近20万元,大部分用于追星。

吴思雨说,为更加靠近偶像,明星坐飞机头等舱、高铁商务座,她也跟着买这个级别的座位;明星住五星级酒店套房,她也住套房。这些钱还用于购买明星代言、推荐的商品,她在一个月明星开的商铺里,购买了一件价值2万元的衣服。

据吴思雨的一个饭圈朋友回忆,2016年她们在上海追星时认识,吴思雨当时自称是“薛之谦的助理”,平时能打听到明星的一些行程信息。“她说自己是孤儿,基本剧组在哪里,她就在哪里。”吴思雨出事,她的父亲更换了手机号,母亲和姐姐的手机均已无法接通。

赵萌和母亲借钱垫付了欠款。得知被吴思雨骗走的钱已无法追回,她服下40多粒安眠药自杀,被拉到医院洗胃抢救。

冰冷的导管插入喉咙通向胃部,赵萌感觉自己的魂儿都要被抽走了,恶心和痛感又将她拉回现实。

赵萌今年22岁,不再追星。她甚至庆幸自己生的是男孩——以后不用为女儿操心吊胆。她见过的疯狂粉丝大都是女孩。

编造“回馈粉丝活动”骗钱

11岁的马子萱确信自己加过艺人王一博的QQ。

2020年,她在抖音上刷视频时,从一个介绍明星QQ号的视频中看到“王一博”的号码。

马子萱是王一博的狂热粉丝,在她的抖音账号上即能看出——通过算法机制,这个短视频平台经常给她推送王一博相关的短视频。

她在手机QQ上输入那个七位数字的QQ号后,看到“UNIQ-王一博”的昵称和头像,与王一博实名认证的微博账号一模一样。“UNIQ-王一博”的QQ空间里发着艺人王一博的海报,让她深信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偶像。

14岁的陈雨燕看到“UNIQ-王一博”在QQ聊天中叫她“宝宝”,兴奋地跳了起来。

两人聊天时,QQ系统自动生成成了“王一博获得了新勋章‘会聊更会撩’,与好友发送消息累计达到3666条以上”。陈雨燕误以为这是系统在“认证”王一博。

19岁的大学生布圆圆也找到了这个QQ号,她给对方发了一段长长的示爱文字。

随后,她们都被“UNIQ-王一博”骗了钱。

使用这个号的,是河南的19岁男子李轩。2019年11月,李轩

在一个卖号的QQ群里购买了“UNIQ-王一博”QQ号——昵称、QQ空间图片已是“成品”,附带的还有一种抖音引流视频广告服务。

李轩对办案人员说,加他的人主要是一些小女孩,通过抖音引流添加QQ号。“她们都以为我是王一博本人,都会说特别喜欢我。”李轩回忆。

李轩在QQ空间里不定期公布“回馈粉丝活动”:截图微信钱包,领取专属红包。

套路极为简单:转钱给“UNIQ-王一博”以表支持,就会得到双倍至十倍的回馈。

具体操作上,李轩让女孩把微信钱包、支付宝钱包里的余额截图发他,再根据余额设置好付款二维码发回。比如说钱包里有300元余额,他就会把付款码设置成288元,骗她们这是“回馈款”,女孩扫码就会将钱支付给他。

加倍回馈当然是假的。李轩解释,“因为她们把我当成明星王一博,所以我在QQ上说什么她们都会相信我,听我的。”

“哥哥”骗了马子萱7000余元、陈雨燕近3万元、布圆圆5000余元。他觉得这些粉丝太好骗了,但来钱的速度又令他害怕,匆忙卖掉了QQ号。

名为帮忙买票实为借机诈骗

17岁的金宁第一次从农村到上海,是被警方传唤的——从2018年6月至2019年1月,金宁在微博上骗了40个饭圈女孩共计6.8万元。

她有表达障碍,“上学时经常被同学欺负”,在小学六年级辍学。她的父母离异,父亲长年在海外打工,母亲独自抚养一儿一女。后来,母亲把她留给老人照顾,自己去了南方打工。她成了留守儿童,陪伴她的还有一部手机。

作为00后“移动互联网原住民”一代,金宁很快熟悉了网络世界,学会了用文字和网友交流。

按照金宁的说法,最初,她骗钱是为了帮朋友还网贷。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求购歌手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,她回复能以4000元的价格转让手头的2张票,添加微信后,要求对方先转500元定金,等次日门票送上门后再支付余款,但她收到定金却拉黑了对方。

金宁第一次发现钱来得那么容易——2条微博回复,不到10句微信文字信息。帮朋友还清贷款后,她原本不打算再骗,

但是“没钱花又有点虚荣心,起了贪欲”。

在微博上寻找、回复求购门票信息的同时,金宁在各大演出网站上搜集明星演唱会、见面会的公告,在微博上发布出售、转让门票信息,等着鱼儿上钩。

她的诱饵有:NINE PERCENT的演唱会门票、综艺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演唱会门票、TFboys演唱会门票、王源生日会门票、易烊千玺生日会门票、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门票、“微博之夜”门票等。

金宁在微信朋友圈不断发布网友转账和门票信息,以及快递发货的短视频,为粉丝们营造“真实”“票源紧张”的氛围。

金宁说,她一开始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找她买票。

40个饭圈女孩,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,被骗金额在300元至7000元不等,有人是公司白领,有人在读大学,有人在美国留学……当金宁的微信账号被举报冻结后,她还成功说服了一名受骗的大学生帮她收款、转账。多名受骗者称,轻易相信金宁是因为“追星心切”“求票心切”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